

# 甲骨文遇當代知音：冷門絕學煥新生

商朝晚期，中國形成了最早的文字系統。彼時，商人好問，問天問神問祖先。王室為了占卜和記事，在龜甲獸骨上契刻文字，稱為甲骨文。會與不會，能與不能，吉與不吉……在商人看來，答案蘊藏於此。卜問的內容，刻在卜兆的旁邊，即甲骨卜辭。西周以後，這種傳統漸趨式微，卜用甲骨上的文字就難以見到了。直到1899年，沉睡已久的遠古密碼只是發出微弱的信號，就被清朝金石學家王懿榮敏銳地捕捉——一片甲骨驚天下，打開了緊閉3000多年的文明大門。百廿年來，幾代學人如老吏斷獄、神探破案，從歷史的縫隙中探求線索，考釋出佶屈聱牙的文字逾千個。

如今，前人留下的未釋甲骨文字仍有2000多個。幸運的是，從祖先的心裡流傳到後人的指尖，甲骨文遇見了當代知音，一批潛心破解古文字的學者不斷釋讀出新字，使「冷門絕學」煥發新活力。

## 「完全考釋」之難堪比發現行星

曾有學者說「釋出一字，好比發現一顆新的行星」，可見研究古文字的難度。正因為難，中國文字博物館近年來幾度發出甲骨文破譯「懸賞令」，單字獎勵10萬元人民幣不等。

復旦古文字中心有3位學者獲獎，成為目前「揭榜」最多的科研機構。

考釋，就是找尋某個字的前世今生，以及與其他字的未了情緣，該中心團隊的代表陳劍教授喜歡如此比喻。他近年破譯的，是此前完全不認識的2個甲骨文字形，即「徹」字古體的另外兩種寫法。

《說文解字·支部》中記載：徹，通也。甲骨文有一已識字，彎曲的手指代表用力，撤去禮器鬲，以此表示「徹（撤）」。論證發現，這個字在演化時發生了兩個變化：用力的手變作「支」，同時添加了代表行動的偏旁「彳」。新釋出的字形，左旁則為「示」上有「貝」或「血」，是「徹」的表意字。

這在古文字演變中屬常見現象。該字本有「徹去祭器或祭品」之意，傳世先秦古書中就有「既祭，令徹」等說法。最後變成「徹」，簡化漢字寫作「徹」。

由此不妨想像，3000多年前的一次祭祀，肉在鬲中烹煮，熱氣蒸騰，商人虔誠膜拜，獻給祖先。如今，這些陳列在博物館的器具，看似悠久古老遙不可及。但透過與鬲相關的「徹」字，彷彿看到每件器具曾經的使命，背後承載的王朝氣象和生活情境重現眼前。

「其實，這並非我最有成就感的破譯。」陳劍自謙地認為，此次技術難度不算高。但背後則是數十年積累的功底：既要諳悉甲骨文字形體的筆畫特徵，全面梳理用字情況，又要深入把握已識字形的演變序列和規律，用動態的眼光審視，從已知推導未知。

採銅於山，抽絲剝繭，陳劍視作智力上的享受，是自己經常一個人玩的「遊戲」。平時走路、排隊，總有些零碎時間，看見某些字詞便能想上半天。「給一個字，我就能

想到很遠。考釋就是把字詞織成一張大網，看能聯想起多少。」

當然，實現「完全考釋」，除了字形考訂，還需辭例解釋。把考訂結果放到所有的甲骨卜辭中通讀，如果辭意順暢、了無滯礙，則證明是可靠的。從收集資料到比較各家之說，步步論證駁難，最後被認可徵引、收入辭書，一路跋涉。

甲骨文考釋更像自然科學，需要確鑿證據，發表用時極長。如陳劍2019年寫成的《甲骨文用為「遊」之字補說》，初稿寫於2010年。這類文章資料詳贍，引證宏富，有的字數達7萬之多。一些聚訟紛紛的議題，經他研究，往往有渙然冰釋之感。

外人看似枯燥，陳劍則樂在其中，半夜裡時常靈光一現。早年間，牀頭總少不了鉛筆，當靈感突襲就立刻寫在牆上，待天明再細細整理。「讀著自己寫過的文章，覺得很晦。」陳劍說。漫長，何嘗不是一種浪漫。

史學家李學勤認為：「古文字學的基礎工作仍應以釋字為首位。字不能釋讀，很難談到其他研究。」百廿年來，考釋條件成熟的甲骨文漸次釋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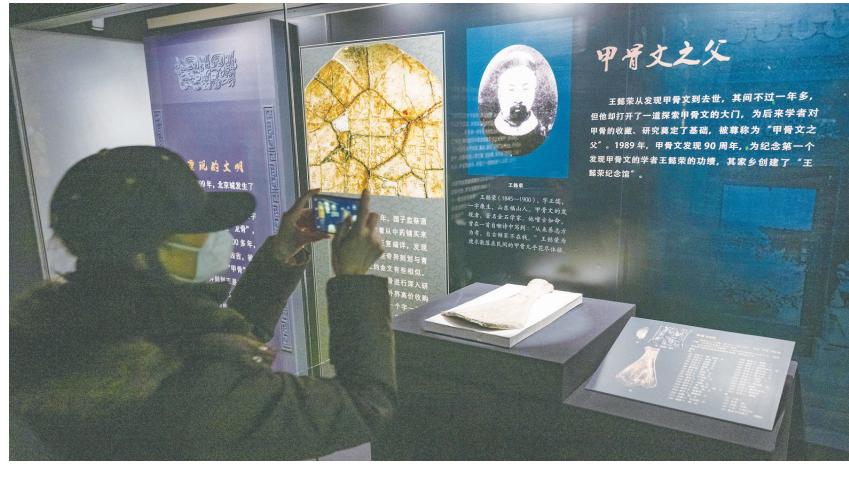
1903年，劉鶴在自行刊布的《鐵雲藏龜·自序》中輕輕鬆鬆認出40餘字，其中30多字是正確的；1904年，孫詒讓得到《鐵雲藏龜》，「窮兩月力校讀之」寫就《契文舉例》，又釋出185個字。

其後，經羅振玉、王國維、郭沫若、於省吾、唐蘭、李學勤、裘錫圭等名家接續努力，約1/3的甲骨文得以考釋。餘下的，都是「硬骨頭」。如「酉」字加幾個斜點，出現上千次，至今未有確釋。

行過千山萬水，眼前豁然開朗。目前，全世界專攻甲骨文的學者約50人，吉林大學、首都師範大學等也有一批學者。正是他們，通過商人衣食住行抽象成的拙樸筆畫，還原出刻在龜甲獸骨上的煙火人間，讓文明的樂聲遠遠傳來。



▲河南安陽殷墟甲骨坑。



■北京的國家典籍博物館「二十世紀初中國古文獻四大發現展」的「殷墟甲骨」展區內，一位觀眾參觀「甲骨文之父」王懿榮的介紹。

本版圖片均據中新社

## 「斷爛朝報」舊材料 一經綴合價值倍增

「癸亥卜貞：旬。三月。乙丑夕雨；丁卯明雨；戊小采日雨，烈風；己明啟。」這是一段卜辭，大意為三月癸亥這天卜問，下旬沒有災患。驗辭顯示，這一句的第二天乙丑夜間下雨；到第四天丁卯天明下雨；第五天戊辰傍晚，既下雨又刮烈風；第六天己巳天明時，雲散天開。

通過這則天氣記載，可知商朝設有專門觀測氣象的官員。遙想當年，依然充滿玄幻色彩：負責卜問的人唸唸有詞，身旁放著經過整治的甲骨。炭火熊熊，燒熾的荊條被抽出，明火吹滅後，燙灼甲骨上的鑽擊。「卜」的一聲，甲骨的表面顯現出不同的裂紋。

作為中國最早的氣象記錄，這段卜辭彌足珍貴，收錄於《甲骨綴合匯編》第776則。然而，其材料原本殘缺太甚，後經拼接方才破鏡重圓。

甲骨出土，中華文化立即與殷商接通了血脈，這是後人追溯千年文明的拚圖。遺憾的是，當時正值晚清，國力衰弱，收藏者把它作為私產，另有許多流落國外，導致研究支離破碎。

目前存世的甲骨中，正式發表的逾8萬片，其中碎片佔90%以上。甲骨綴合，就是綜合各方面信息，將碎片拚接起來，使之變成完整或較完整的材料。

殘片俯拾皆是，而復旦古文字中心研究員蔣玉斌便是大海撈針的人。記載天氣的這版甲骨，就經蔣玉斌綴合，「烈風」的「烈」字也是他考釋的。

現實中，研究者很少親手拿著殘片按圖索驥，大多依靠拓片及實物照片匯編的資料。買書，讀書，再買書，蔣玉斌的研究室被堆滿，幾乎無處下腳。龜甲和牛肩胛骨標本則是案頭必備，他時常觀察摩挲，對相關部位瞭如指掌。

這些年，他翻了數十本解剖學書籍，還燉過不少牛扇骨，觀察血管進出骨頭形成的痕跡，及其在拓片上的呈現。「討論甲骨文本的物質性，看實物形態與卜辭的關係，收穫很多。」

如何判斷綴合成功？這不僅要求形狀嚴

結合縫，正反兩面紋路相同，字體、風格、內容也須契合。多年來，相關學者接續完成7000多組綴合。這些甲骨實物和公開材料，早在他們頭腦裡形成了數據庫。

而作為一門活的學問，甲骨研究是變動不居的。這些年，安陽師院「殷契文淵」、河南大學「綴多多」、首都師大「校重寶」等平台和小程序陸續上線。通過大數據、人工智能等技術集納、研判、拚合，逐漸由學者的構想變為現實。

6000餘條，300萬次訪問，復旦古文字中心「綴玉聯珠」甲骨綴合信息庫在今年初上線，將綴合情況、出處等資料匯於一處。

「不少學者費心整理，卻發現前人已有成果。我們持續更新，就是希望方便大家，避免這類情形。」項目發起人之一、博士生楊熠說。

於初學者，第一片綴合很重要。每隔一週，蔣玉斌就手把手指導年輕弟子，往往是五六個小時。前不久，他與學生在課堂討論時發現吉林省博物院公開了一批殘片彩照，師生興奮不已。新的綴合很快出來了。「一旦發現綴合，大多數容易驗證。成就感讓人欲罷不能。」這種心情也許一般人難以體會。但綴合研究，像是連接時空的橋樑。有些「斷爛朝報」（形容陳腐雜亂、沒有參考價值的文字材料）的舊材料，一經綴合，價值倍增。最有名的，要數王國維的一則綴合。

對於《史記·殷本紀》中的商王世系，當年的學者大都半信半疑。1917年，王國維拚接殘骨，形成一條比較完整的世系卜辭。對照後證實《史記》所載大體可信，也糾正了其中個別謬誤。

自此，「東周以上無史」的觀點不攻而破，中國的信史向前推進了數百年。誠如郭沫若所言：得見甲骨文字以後，古代社會之真實情況燦然如在目前，《詩》《書》《易》中的各種社會機構和意識才找到了它們的源泉。

一片一片綴合，一代一代鑽研，哪怕只拚接兩張殘片，也可能激活背後的古老基因。古老神秘的王朝，不再是典籍中的虛影，甲骨上的符號生動地出現在人們面前，成為中華文明的標注。

## 一個字就是一部文化史

今年2月，殷墟博物館新館對外開放，綠松石嵌文字、記錄捕獵巡視的一件甲骨引人注目，這是中國博物館現存的孤品。

新館不遠處就是殷墟遺址核心區，一腳

跨越3000年，觀眾彷彿與先人呼吸相聞。回望漢字「家譜」的開頭，真是意味深長。陳寅恪曾說，「凡解釋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」。假如沒有文字及傳承，我們對過去將一無所知，萬古如長夜。從這些「商朝日記」可以看到，古人宴飲娛樂、坐車出行，還有戰爭的過程和結果、天氣對農事的影響等。

除了還原歷史的面貌，文字之所以偉大，就在於能看出文化。甲骨文是商朝祖先留下的最寶貴遺產，他們以細緻的觀察和驚人的想像，將日常生活中的所見、所為、所感轉化成字符，蘊含了後代的主要造字方法。

復旦古文字中心主任劉劍說，甲骨文中有許多象形字和會意字，不少保留著早期形態。這是「遠取諸物、近取諸身」的手段，記錄思想文化的載體。從中，可以體會古人造字時的立意：「得」字像手持貝，表明古代的「貝」為寶物或用作貨幣；「監」字是人用器中之水照面的形象，古人有以水為鏡的習慣；「保」字像一個大人背著一個孩子，從大人角度是保護，從孩子角度是依仗，蘊含豐富，又充滿人情味……

不僅如此，一些甲骨上的文字，具有穩

定而富張力的結構，採取了近似毛筆墨書的刻銘方式。用筆、結字、章法，頗具法度。拙樸的刻痕演變出篆隸楷草，後世書法的各種元素，在這裡可以找到源頭。

「我們能讀懂幾千年前的古字古書，全世界獨一份。」上海博物館副研究員葛亮說。甲骨文是世界古文字中唯一流傳至今的自源文字，其他如古埃及聖書字、古巴比倫楔形文字等，由於使用人群和文化遭遇劇變，最後成了「死文字」。

「傳於異地，留於異時」，以甲骨文為源頭的漢字，是中華文明從未中斷、與之相輔相成的結晶。2017年，甲骨文入選「世界記憶名錄」。

顯而易見的是，作為集體記憶，甲骨文遇見了更多當代知音。有網民製作文字表情包，將甲骨文繪成動畫，再現祖先的信仰，還有愛好者通過短視頻說文解字，被粉絲催更。在甲骨文的故鄉安陽，人們在書房畫室裡練字，體驗甲骨文書法藝術，使轉提按，流暢婉轉。遊客一出高鐵站，道路、商圈、文化空間，都沉浸在甲骨的世界。

甲骨文，像無法言傳的老人望著人們，彷彿有很多話想說。她從歷史的拓片間復原古老文明尚且年幼的面目，回答著那兩個永恆的問題——我們從哪裡來，要到哪裡去。

摘編自北京《人民日報》



▲▼殷墟博物館新館展出刻劃卜辭的甲骨片。

